



上圖爲作者在河南洛陽勘察防空情報時留影

千里眼順風耳(四)

通訊老兵憶當年

梅汝琅

一見投契姻緣天定

民國廿年(一九三一)九月，暫三旅由夏店回駐廣水，我又請假回到南昌家中，自從祖母去世後，家裏對我沒有溫暖，我曾經幾次道經南京漢口，都沒有去南昌省過親，這一次因爲心情太壞，有點想家，看看家中老小，到達了南昌，家人和親友們，知道我交女友感情受到困擾，極力勸我在南昌物色一位同鄉女友，早日訂妥婚事，爲我安排介紹，花了不少心機，終因沒有緣份，找不到合適對象，俗語所謂姻緣天定，西人也云婚姻係上帝安排，所謂「天作之合」，多半要靠點緣份。

在九月十六日一個大早晨，我坐在家裏客廳看報，忽然間看見一位鄰居小姐穿過客廳走道，我頓時發現那位小姐短短的秀髮，儀態端莊，衣

着樸實，體材入時，溫文儒雅，就向在座的堂妹菊英打聽，菊英告訴我，她名叫吳玉瑋(後改名玉玲)係我們鄰居，在省立救濟院做護士長，由蘇州來到南昌不久，非常賢慧能幹，和嫂嫂住在一塊，當家理事，哥哥在外省工作，父母已經去世，按照我們家裏習慣，對親最好要父母健在，親戚間彼此有走往，吳小姐沒有父母，所以菊英從不敢和我介紹，她個人到頂喜歡吳小姐的，而且彼此還很好。

我因離家較早，獨立性較強，思想也比較新穎前進，和舊式家庭，有很大一段差距，我覺得一個女子如果沒有父母，或者家庭人口單純，對於異性交友，用情比較專，結婚後牽掛比較少，夫妻感情會比較融洽，不會受家庭其他份子影響其生活，我還想物色一位家庭單純富有獨立性的女子，尤其是護士這門職業，很是高尚，我當即

拜託菊妹和我安排和吳小姐晤面時間，中午我和菊英、雪英(我的胞妹淑貞)，趣車到救濟院，吳小姐引導我們進護士長室，并參觀救濟院各個房間醫務室等等，救濟院係一所慈善機關，專門救濟窮苦人家的嬰兒或是被人拋棄的嬰兒，在這裏工作，需要極大的愛心，我第一個對吳小姐印象最好的，就是她的「愛人之心」，加上我們在短短的訪問談話中，她坦誠大方，和善溫柔、有耐心、有修養，做人處事，態度想法都和一般大不相同，所以我初次見面，對她就生愛慕之心，第二天我請她來我們家午餐，我們談得更投機，她本來從她嫂嫂處，聽到一些關於我在家乡多找女朋友的情形，滿以爲我係一個一般世俗隨隨便便的男仕，但兩人見面晤談以後，却印象觀觀，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緣份。

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派遣關東軍侵佔

瀋陽，幾天內把整個東三省佔領，東北因此淪陷，緣在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六月，東北軍首領張作霖，在平瀋鐵路皇姑屯車站，被日本人按裝定時炸彈謀害身死之後，他的兒子張學良，為報父仇，東北易幟，效命中央，全國革命甫告統一，蓄意侵華的日本軍閥，唯恐我國統一強大，先下手為強，及早發動侵略，我政府連年內戰不休，民不聊生，加上剿共軍事迭遭挫折，國家元氣大傷，鑒于敵強我弱，迫不得已，乃採取不抵抗主義，全國羣情立即憤慨異常，一致要求抗日禦侮，懲辦喪失國土的張學良。我因軍中有急務，匆匆趕回湖北防地，和吳小姐保持通信連絡，感情逐漸增加，到民國廿一年（一九三二）一月一日，我又從湖北防地，返回南昌，和吳玉玲訂白首之盟，我們訂婚程式很簡單，彼此交換了刻有名字的金戒指一枚，并在南昌日報上登載一段訂婚啓事，沒有驚擾任何親友，也未請他們歡宴。

我自從結識玉玲後，對張冰潔則慢慢疏冷，并坦誠地告訴她我已與南昌訂婚，以後就少有連絡，直到一九四〇年，我在柳州空軍總站工作，她在報紙上偶爾看見我的名字，給了我一封信，以後又連絡過幾次，待我離開柳州調去重慶，此後我們就音信斷絕，聽說她始終沒有結婚，情況不太好，我和她雖然交友了幾年，完全係君子之交，她對我若即若離，我却沒有負她之處，所以內心感着泰然，沒有內疚。

武昌大冶隨軍移轉

是年（一九三二）一月廿八日，日本侵略上海開北、淞滬抗日戰爭開始，十九路軍蔡廷鍇、蔣光鼐部以及張治中所率領的八十七師王敬久和八十八師俞濟時，奮勇殺敵，誓死抵抗，深受國人欽敬，全世界讚揚，終因政府準備未週，兵力不繼，不得已，忍辱負重委曲求全，暫和日本妥協，訂立「塘沽協定」，三月間日本又由天津維持通清宣統皇帝薄儀，去東北長春成立偽滿洲國，我中央當局政策是「先安內而後攘外」，認為共產黨係頭號內賊，必須徹底肅清，對外則為兩句口號，「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輕易放棄，犧牲不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然而舉國民心士氣，咸以外患日急為憂，輿論譁然，社會秩序不安，派系意見紛歧，步調錯亂，剿共軍事，亦復迭遭失利。我的部隊，仍舊在武漢外圍一帶，担任剿共任務，隨後又調防鄂城縣金牛鎮，我在防地，天天看報紙，聽廣播編制并張貼大字報，傳佈日本侵華，戰事消息，義憤填胸，熱血沸騰，恨不得請纓殺敵為快。

這年夏天，我覺得右側胸部有點隱痛，經過堂兄汝璈介紹他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同學醫學博士漢口名醫聞一齊診視，聞醫師診斷我患了初期肺病，那時肺病還沒有特效西藥，死亡率很高，患者談虎色變，相當可怕，這對我本不啻是一個晴天霹靂，我請病假住在汝璈教書的武漢大學教授宿舍休養了一個月，吃當時所謂治肺特效中藥肺形草，四元錢一包，每天一包，費用可觀，武漢大學位置在珞珈山，環繞山顛，建築西化，教授每家住宅一棟，寬敞舒適，我住在這裏養病，由汝璈和他的太太余玉蟾嫂陪同，每天傍晚，在附近名勝關公卓刀泉和張文襄公書院散步，身體健康大有進步，玉蟾嫂江蘇宜興人，上海大同大學校花，一九三四年因肺病死于南京，彼時汝璈在內政部任參事。

玉玲這時隨她大嫂在長沙，她聞訊聽到我生病，前來武昌探視，她懷疑聞博士診斷錯誤，陪我再去漢口日本同仁會醫院細作檢查，醫生說不係肺病，係肋骨間神經炎，所以隱隱作痛，吊在心裏的一塊大石頭，頓時放了下來，不久隱痛也就漸漸消失了。

民國廿一年（一九三二）十月十日國慶節，我和玉玲在武昌青年會結婚，國難方殷，一切繁庸俗套從免，僅邀約至親好友卅人，參加婚宴，證婚人周駕山，男方主婚人，為我堂兄汝璈，女方主婚人係玉玲的二哥吳玉璋，儀式簡單，大家在結婚證書上蓋過印，接着用西餐招待賓客，在結婚禮品中，僅得一記的，是二伯父親自撰送我們一封對聯「夫婦雙雙到老，幸福十分美滿」，我們的婚姻，的確應驗了他的祝詞，夫婦齊眉，兒孫滿堂，美滿幸福。

婚後我們就在武昌黃土坡，和同學甘蘭馨兩家合租了一幢房子。甘蘭馨也係新婚，太太傅定輝，係同學傅翔的胞妹，湖南人，黃土坡靠近武昌名勝蛇山，風景環境相當優美，我因服務陸軍部隊，流動性大，玉玲婚後也不再做護士工作，于是我就把母親和胞弟汝璈從南昌接來武昌，汝璈在武昌讀中學，玉玲則常常輕身簡裝，來往我的防地，有時交通不便，沒有舟車代步，她就一

人騎着一匹馬，日行數十里，年輕時玉玲胆量很大，獨立性強，旅行跑碼頭，無牽無掛，滿不在乎。

民國廿二年（一九三三）暫三旅移駐湖北大冶股祖，那原係共軍孔荷龍部老巢，為國軍收復時，雙方在那裏殺人無算，陳屍滿山遍野，時值春末夏初，地方上鬧瘟疫，惡性瘧疾猖獗，官兵染上病死的不少，玉玲和我，也都患上惡性瘧疾，斷斷續續好幾個月，在武昌住過兩次醫院，身體虧弱，骨瘦如柴，連續吃了奎寧丸很久，玉玲中年後聽覺不佳，可能係因那次吃了太多奎寧丸，把耳朵傷害了。

這年冬天，淑貞妹在南昌女中讀畢，準備去蘇州進助產學校，來武昌團聚過農曆年，有一天大雪紛飛，我外出歸家，忽然大燒大熱，頭痛目暈，嘔吐不已，起初以為係瘧疾復發，但玉玲警覺性很高，認為病情不輕，急向同仁醫院請醫生來家診治，醫生說係急性肺炎，于是用担架床把我抬去醫院，住隔離病房，那時盤尼西林還沒有問世，肺炎死亡率絕高，唯一有效消炎藥叫做福壽膏，滿貼着我的前胸後背，經過一個禮拜，高燒漸退，才算脫離險境，淑妹因助產學校開學在即，乃由玉玲伴送搭長江輪去鎮江轉去蘇州，我住在醫院半個月，才病愈出院，出院後身體瘦弱不堪，幾年來在陸軍部隊，生活相當辛苦，不安定，也常有危險，而且這雜牌部隊，沒有發展前途，婚後家累責任負擔加重，母妻生活弟妹讀書，每月開支浩大，經再三考慮，乃決心向李部辭去台長職務。

中央社的人事交誼

國難方殷，全國經濟不景氣，機關薪水，七折八扣，謀求職務非常困難，我辭職以後，經過多方設法，在武漢中央通訊分社找到了一份工作，月薪九十元，僅勉可維持家用，但在通訊社工作不到一月，同事張楨和主任董心怡不和，被董誣控洩漏機密，關進南昌行營監獄，張董都係我軍校同學，我因不滿董心怡跋扈專橫，辭職不幹，于是又面臨失業，張楨原係我新三師電台報務主任，思想很前進，可說係左傾份子，樂于助人，他在監獄裏服刑兩年，結交了一位前航空署署長徐培根。徐因航空署縱火案涉嫌入獄，當局命令他在牢裏寫悔過書，張楨就替他抄寫，徐出獄後，出任軍政部軍械司長，并設法把張楨保出，張在南昌服刑期間，我也在南昌空軍第二隊工作，時常同玉玲去探監，張的未婚妻王德超，湖北襄陽女師畢業，為了營救張楨出獄，四出奔走，受盡冤枉氣，德超實為一難得好女子，賢慧而堅貞，張楨出獄後，就北上投效朱霽青部下，參加東北抗日救國義勇軍，做了一番轟轟烈烈的抗日工作，復員後出任重慶軍令部通信總台長，一九四七年我由英國返國經滬時，還遇着他夫婦倆，生活愉快幸福，以後就失去連絡，董心怡後來在航空通信隊長任內，一九四〇年因貪污和漢奸兩案，在成都為航委會槍決。

入空軍追隨王叔銘

我大病初愈，再度面臨失業，經濟拮据，真

所謂貧病交迫，幸好不久接到航空署電信隊長吳紹麟師由南昌來信，約我去南昌設法找工作，電信隊範圍在擴充，已陸續成立了卅個分隊，却因受了陸海空軍總部交通處長邱煒的把持，派下了一位教練所學生洪聖担任副隊長，并授意拒用我軍校六期交通科同學，把航空電信隊作為教練所的獨霸地盤，以後幾年，空軍通信在人事上搞派別系統，開門爭，磨擦，都係導源于此，邱煒一生領導軍事交通通信，對國家縱有若干功勞，但通信派系之爭，確係他一手領導造成。

電信隊此路不通，紹麟師便把我引見航空署長徐培根，徐署長剛由德國參謀大學畢業返國，年少英俊，似頗有作為，他把我轉介紹到轟炸第二隊長王勳（後改名王叔銘）當蒙委充為航空電信員，受令日期為廿三年（一九三四）四月一日，從這時起，我又算回到中央部隊工作，職務由基層轟炸隊電信員，幹到最高層國防部通信局長，前後一共幹了卅五年，嚴守崗位，未離通信專業一步，直到限齡退役為止。

第二隊王隊長黃埔一期畢業，早年為孫總理派往俄國學習航空，九一八事變，由俄返國，副隊長王伯嶽、隊員陳又超，係軍校六期同學，此外在航空班畢業的交通隊同學，徐康良、段國楨、安家駒、劉秉寬、龔穎澄、鄧志堅等人，分別在第一和第十二隊，都駐紮在南昌，大家一大早在老營房飛機場上班，聽候訓練或分派任務，都係廿來歲的年輕小伙子，朝氣勃勃。

轟炸第二隊飛機，係意大利費亞特廠製輕轟炸機，裝有報話兩用無線電，因為地上對空電台

沒有，所以無法做陸空連絡，祇能在航行時，飛機和飛機間互通話，飛行員對於使用無線電不太熟練，我除了維護檢修機器外，沒有担任空勤任務。

廿三年秋（一九三四）老營房大火，瞬時間把整棟大樓燒光，據說係用汽油縱火，燒去了很多重大採購案件，航空署署長徐培根和經理處長等有關多人關進南昌行營監獄，航空署改組為航空委員會，委派陳慶雲為首任主任，楊春叔也由南昌行營軍路工程處長轉任航委會建築處技正，還有一位祖父輩鄉長梅光棟，也在建築處服務，因此親友們說梅家祖孫三代，服務空軍，傳為美談。

教導總隊杭州航校

空軍教導總隊成立，總隊長毛邦初請了一批意大利顧問，訓練空地勤飛行機械通信人員，我也在那裏參加受訓，學習航空通信學術，獲益不少，廿四年初（一九三五），第二隊奉命赴杭州笕橋航空學校接收美國諾斯羅浦廠輕轟炸機訓練，航校校長係周至柔，陸軍保定八期出身，學生分飛行、機械兩科，幾百人都係些有志航空報國的熱血青年，生龍活虎一般，我協助一位白俄顧問鮑可羅夫裝置全隊卅多架飛機無線電，連訓練試驗，花了三個月，夜以繼日，四月四日，長兒強中在武昌同仁醫院出生，我因工作太忙，請不了假，不能去武昌探望。

杭州是個山明水秀的名勝，「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尤其在春天，從杭州各地觀光的遊客，

成千成萬，西湖的景色，美麗醉人，一葉扁舟，盪漾在湖中，大有飄飄欲仙之感，三潭印月，柳隄春曉，斷橋、殘雪、汪莊、九溪十八澗、靈隱寺，古木參天，奇花遍地，曲徑通幽，置身其中，頗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足以滌除塵煩，爽快身心，令人神往神怡，流连忘返，遊經岳王墳，廟宇輝煌，香火鼎盛，想當年岳飛精忠報國，義氣冲天，名垂千古，浩氣長存，奸臣秦檜，跪向岳飛墳，任遊客脚踩唾痰、鞭打辱罵，遺臭萬年，虎豹泉的龍井茶，清心悅目，氣味芬香，在這裏飲「龍」「虎」茶，稱為二絕，時楊春叔在錢塘江鐵橋工程處任副總工程師，協助中國橋樑專家茅以昇，建造錢塘江大橋，淑貞妹在蘇州助產學校讀書，每逢假日，常來杭州聚晤，家人在一塊，遊山玩水，很是愉快，就在此時，經我介紹她結識一位男友，航校無線電教官周洪濤，周係我軍校同隊同學，後在浙江大學電機系畢業，誠樸好學，一九三六年他們就在洛陽航校結婚。

我由杭州任務結束，隨第二隊回駐南昌，道經九江，便轉輪西上去武昌，把玉玲和強兒接到南昌居住，母親和孀弟，仍留住武昌，我們在城內，東湖邊陳家花園，租了兩間房子，陳家花園係一所很大的中式花園房屋，裏面有五、六棟住宅，湊巧中央軍校調查科也在那裏租屋辦公，并架有秘密電台，科長戴笠，軍校六期出身，情報專家，他後來做到軍事調查統計局長，領導中央情報，極為蔣委員長所器重，機警果敢神祕，國人對其傳奇新聞甚多，對國家建立不少奇跡功勳，

一九四五年冬乘飛機在江蘇徐州因天氣惡劣，飛機失事殞命。

空軍教導總隊，後來遷到青雲譜新飛機場，離我老家朱姑橋梅家村，只有兩里之遙，我派在總隊籌組了一個陸空通信室，負責訓練各部隊飛行員通信技術，并裝置了對空電台一座，擬訓練計劃，籌辦器材，煞費周章，對空電台裝好以後，空軍才開始有陸空無線電通信，一九三五年秋天，空軍在南京舉行秋操大演習，我担任西軍通信所長，西軍司令為劉牧羣，那次通信成績，非常圓滿，我初顯身手，獲得記功嘉獎，在空軍服務，首次建功，從此工作順利，漸漸顯露頭角。

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粵系將領李濟、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以抗日名義，在福建組織人民政府，謀抗中央，情勢嚴重，空軍在南昌，工作十分緊張忙碌，不分晝夜，出動轟炸偵察，加抽掛彈，通信檢試，忙個不休，幸好在農年端午節左右，余漢謀通電反正，擁護中央統一，反對割據，粵系空軍大隊長謝莽，率領所屬全部飛機，投順中央，飛降南昌，化干戈為玉帛，我們在教導總隊，為謝大隊長舉行歡迎大會，他一口道地廣東話，經過了翻譯，慷慨激昂，博得大家不斷掌聲，謝和我同庚，幽默談諧，善講笑話，後來，我們在空軍，工作常在一塊，相知甚深。

洛陽古都陸空重地

是年九月，王叔銘和第六隊長高志航，奉派

至意大利考察空軍，歸國時第二隊派我由南昌去上海歡迎他們回國，此處還有學機械的文士龍，也和王隊長同船回來，他們坐的是一艘意大利豪華新郵輪，由士龍領導我參觀郵輪一週，設備豪華，船裏有電影院、跳舞廳、運動場，使我大開眼界，嘆為觀止。不久，王叔銘調充洛陽航空分校主任，兼洛陽空軍總站長，我也隨他調任總站代理站務股長，由南昌去洛陽，要乘南潯鐵路去九江，到九江換輪去漢口，再換京漢鐵路去鄭州，又轉隴海鐵路到洛陽，舟車輾轉，那時機弟已在武昌中學畢業，回到南昌進了江西省立工業專科學校，和母親由武昌遷往南昌，一家四口，搬家開銷太大，而且北方天氣又太冷，因此玉玲兒等也都留在南昌，沒有搬去洛陽。

洛陽係古代建都的地方，歷史文物古蹟很多，航校在西宮，係一陸軍兵營，飛機場設備簡單，航空分校在這裏初次成立，飛行訓練，日夜不停，站務，應付很不容易，機場一切設備，都須積極裝置改良，我本着兼總站長王叔銘指示，籌劃安裝機場照夜航電氣通信各項設施，選拔操作訓練管理人員，夜以繼日，半年內弄得很有規模，飛行訓練得以順利進行，為日後抗戰空軍打下了點基礎。

在航校附近，駐有中央陸軍軍官分校，主任祝紹周，保定出身，陸空兩校，合作得相當好。

西安事變突然發生

國軍對盤踞在江西井崗山的共產黨紅軍，經

過實行四次圍剿，迭遭失利，損失幾十個師，最後在民國廿三年（一九三三）採取德國顧問建議，實行第五次圍剿，舉兵六十萬，用處處為營，步步為防的堡壘包圍政策，逐漸縮小包圍圈，卒使共軍站不住腳，但仍讓他們找得了陣地空隙弱點，突破防線，從江西逃亡贛，經過湖北、湖南、貴州、雲南、四川各地山區河川險要，一直逃到陝西延安，重建新巢，造成歷史上所謂的二萬五千里（華里）長征，共黨在延安整頓就緒後，復以抗日大前提為號召，廣攬全國智識青年，前往延安，投進抗日大學，電影明星藍蘋，以後改名為江青，做毛澤東夫人的，就是從上海去延安的。此外，共產黨并煽動勾結駐在陝西的東北軍首領張學良，和陝西將領楊虎城，抗命中央，廿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蔣委員長駕臨洛陽，轉往西安，親自敦勸張學良楊虎城效命中央，一致團結，先安內而後攘外，不可為共產黨迷惑利用，自亂步驟。中央調查統計局長戴笠，事先獲得張楊二氏不穩情報，勸阻蔣委員長未果，終于在蔣公到達西安以後，十二月十二日，在臨潼華清池行轅扣押委員長和他的隨員，造成舉世震驚的西安事變。

事變當時，委員長侍從官蔣孝先，中央委員邵元冲等多人，為亂槍所殺，其餘中央高級首長，如蔣鼎文、陳繼承、邵力子等，一律軟禁于西京招待所內，共產黨派遣周恩來、葉劍英等向委員長和中央大員說降，中央政府重心傾失，全國上下一致憤慨異常，一致為領袖擔憂，有的主張用強硬手段，派遣空軍強力轟炸，迫使張楊二氏

屈服就範，有的主張用和平談判方法解決，先救委員長出險。洛陽係靠近西安最近的空軍總站，中央陸軍軍官和航空分校駐在地，中央立即派遣何應欽將軍為討逆軍總司令，駐節洛陽，任命毛邦初為空軍前敵總指揮，大批調集陸空軍部隊。我們的飛機，更是日夜分批不斷飛往西安偵察巡邏，傳遞通信或接送高級官員，蔣夫人也飛赴西安與委員長共赴患難，財政部長宋子文委員長廣州顧問端納往返西安南京談判磋商，我那個禮拜正值空軍總站值星官，晝夜廿四小時，不眠不休，辦公室、飛機場，車水馬龍，大大小小事務要接洽，幾個電話終日響鈴不停，傳信遞件，馬不停蹄，還要佈置保防崗哨，以衛機場安全。

砲兵旅長深明大義

洛陽中央軍校砲兵旅長黃永安，東北人，事變當晚接獲張學良密電，要他謀叛，把排砲對準飛機場和軍官學校，來個徹底破壞中央陸空軍攻擊能力，黃氏接到這個電報後，立即命令譯電員不准離開，以防消息走漏，自己在辦公室走來走去，反覆思考，分析利害和後果，終于深明大義，馬上親往報告祝紹周主任，表明態度，擁護中央，服從政府和委員長，使這一大陰謀未逞。

十二月廿五日黃昏，蔣委員長出險，由西安飛到洛陽，我們事先得到消息，大家齊集在飛機場恭候，我因負責站務，對於保防秩序安全，以及飛機夜航降落，燈光照明設備，竭盡全力，十分小心，煞時間一架銀色福特飛機，徐徐由天空下降，駕駛員徐煥昇，首先由蔣夫人先下飛機

，和在旁接待首長航分校主任王叔銘耳語叮囑了幾句話，交代大家不得對張學良無禮，接着張學良也步出飛機，張氏穿着一件短夾克，東張西望，鬼鬼祟祟，風頭風腦，態度惶恐，隨後王叔銘登上飛機，扶持委員長下機，由蔣堅忍舉手高呼委員長萬歲，一時歡聲雷動，大家高呼委員長萬歲，響徹雲霄，西宮一帶，家家戶戶，自動燃放鞭炮，鑼鼓喧天，委員長和蔣夫人登上王叔銘座車，由王氏親自駕駛，張學良備手懾足，坐在前座王叔銘身旁，王主任向他瞪一眼，恨不得痛揍他一頓，但有蔣夫人交代在先，不得對張氏侮辱難堪，只有切齒怒目向着他表示憤恨，座車逕向陸軍官學校長官舍駛去，一路歡呼聲、鞭炮聲、鑼鼓聲，此起彼落，不絕于耳，熱鬧到天明，當晚全國廣播電台，把這一個天大喜訊，更番傳播，全國男女老幼歡欣若狂。

西安事變過後，我接到內子玉玲由南昌來信，告訴我，在委員長出險那晚，大家高興得不得了，在工專讀書的鶩弟，在街上買了些酒菜來家慶祝，僅有八個月的強兒，不小心吃着一根小鴨骨，橫梗在喉嚨裏，痛哭苦叫不已，幸好急忙中找到醫生取出，一場喜極生悲驚險意外，算是我家的一個小插曲。

我在洛陽工作半年，事繁責重，生活也很苦，同事多北方人，每頓吃饅頭麵條，很不習慣，翌年（一九三七）初，玉玲和母親與強兒，也由南昌搬來洛陽，我在航校分配到一幢頗為精緻的小洋房，傢俱什物，衛生設備，一應俱全，每月僅收清潔費六元，眷區健村內有體育場、彈子房

、兒童樂園、康樂室，應有盡有，洛陽民情淳樸，生活程度低，鷄特別便宜，一角錢一隻，雞蛋十九個只賣一角錢，鮮美水果，價廉物美，我們在這一段時間生活，過得非常舒適。

抗戰初期洛陽景色

共產黨紅軍在西安事變後，也歸併隸屬中央，改編為第八路集團軍，朱德任總司令，于是全國加強團結，整軍經武，準備一致抵禦外侮，日本軍閥，唯恐我國日益強大，提前發動侵略，于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藉故侵佔北

京附近蘆溝橋，守軍團長吉星文，立予還擊，開抗日戰爭先聲，廿九軍軍長宋哲元，奮起抵抗，和平已經絕望，犧牲到了最後關頭，全國軍民，皆抱定犧牲一切決心，怒髮衝冠，慷慨激昂，一致在怒吼，誓死和敵人拼到底，七月中旬，北京失陷，八月十三日，日寇侵犯淞滬，八月十四日，我空軍在浙江廣德機場上空，和日軍木更津航空轟炸機隊遭遇，我飛行員奮不顧身，大隊長高志航首開擊落敵機記錄，結果以六比零我機獲全勝，以後政府并訂此日為「八一四」空軍節，以紀念此重大勝利。洛陽地處北方前哨，航校訓練所在地，自為敵機轟炸目標，為了防備空襲，使我機迎敵或出擊作戰，能有預警和準備時效，必須迅速裝置防空情報通信網，佈設對空監視哨，建立情報傳遞系統，河南省境通信和交通非常簡陋，縣城鄉鎮間，根本沒有通信，一切須由空軍自己架設線路，裝置電台，我走遍了洛陽附近四週及沿着黃河一帶的鄉村市鎮，如登封，孟縣，孟津，嵩縣，周家口等地，勘察監視哨所佈置通

信網路，河南地區貧瘠荒涼，連年旱災，到處開飢荒，幾里路不見人烟，盜賊土匪，出沒無常，縣政府和鄉鎮公所，辦公處破破爛爛，泥土牆，簡單已極，驢子係唯一交通工具，運輸器材，架設線路，工作困難非常，我們限期趕工，不分晝夜，不久敵機開始肆虐，到處濫炸，天天空襲警報，洛陽首當其衝，飛機場當然係主要目標，一天來警報好幾次，使航空學校不能安心訓練，便奉命遷移廣西柳州。

航校搬走了以後，留下很多架重器材和設備，交由空軍總站管理運用，我接管了一個電力廠，和自來水廠，工作負荷增加好幾倍，忙亂之至，總站經常有飛行部隊來往駐防，川流不息，航分校王主任因係俄國留學生，奉派赴俄國接洽俄援，借購飛機和作戰人員，我們也學習俄文，第一批俄國飛機，由高志航大隊長接收E十五式戰鬥機一隊計十八架，道經洛陽天空中機聲隆隆，聲勢浩大，委實壯觀，大家非常高興，盼望敵機來臨，把牠打個落花流水，可是第二天高大隊長率機離開洛陽，飛往南京，在周家口飛機場降落加油，不幸被敵機偷襲，周家口站沒有及時獲得空襲警報，待敵機臨空，飛行員匆匆起飛應戰，高志航飛機因天氣冷一時發不動，就被敵機投彈命中，一代空中英雄，當場殉職，機械士在旁開機的，也一同陣亡，壯烈犧牲，國家痛失英才，事後檢討敵機從北平起飛，經過開封，開封防空情報不靈，沒有及時傳遞到周家口，河南情報處長失職，貽誤軍訊，經軍法判決處了死刑，當時的軍法是這樣嚴厲的。